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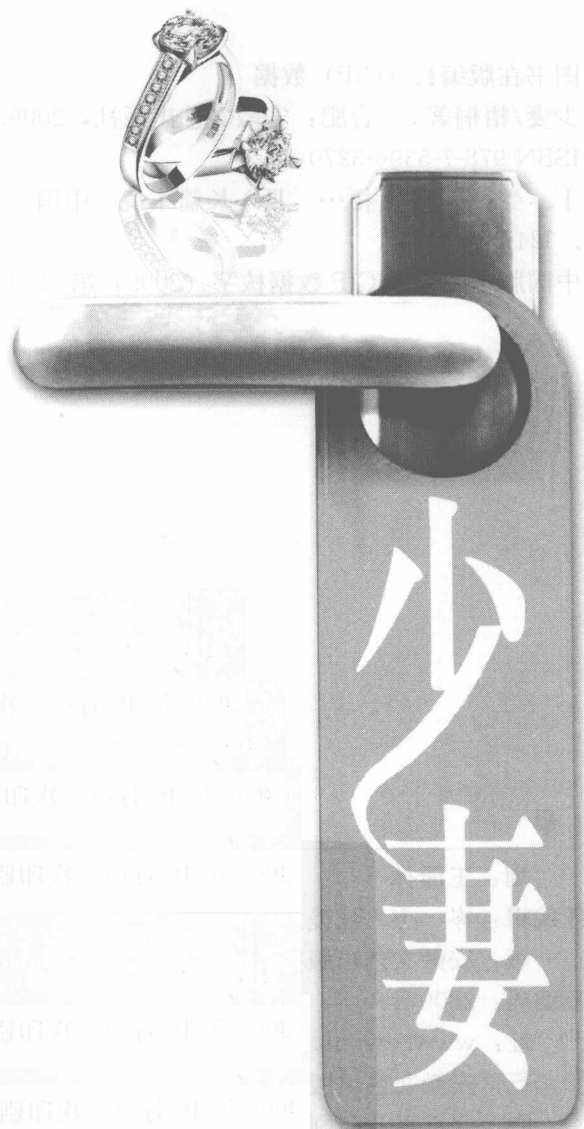
少妻 老夫

非正常的正常情感  
别样婚恋背后的真情告白  
欲寻捷径的女士请慎进！



# 少妻

梧桐◎著



梧桐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妻/梧桐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9. 10

ISBN 978-7-5396-3270-4

I. 少… II. 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0477 号

少 妻

梧 桐 著

策 划: 王泽林

责任编辑: 岑 杰 汪爱武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 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30,000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270-4

定 价: 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天黑了。

城市的灯火亮了起来，点缀着冬夜的江城，给寒冷的天气增添了几丝暖意。李禾靠在办公室的窗口，隔着玻璃窗，抬头望着天空。报社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，染红了一片天，窗户似乎也变红了。李禾回转身，伸长了胳膊，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了一口水。

这一天又过去了。

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走到电脑前，继续写着稿子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在晚报工作的四年，李禾已经从一个懵懂的大学生成长为“江城名记”。她明白，这个美誉，除了天赋之外，就是这样不分昼夜的加班，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。李禾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惬意地出了一口气，刚准备关上电脑，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。

她拿起听筒。

“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新闻人物热线，我是李禾。”

“李禾小姐，我是贵报的忠实读者，经常看您的文章，非常喜欢。我想向您反映一件事情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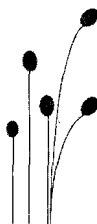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浑浊的男声，伴随着阵阵咳嗽，开始向李禾叙述新闻线索。他的武汉话充满郊区口音，稍不注意，李禾就会会错意思。她索性拿起一支笔，在本子上认真地记录起来：关于律师安远林免费帮青山村村民打土地官司的线索。最近一个月，李禾已经接到了十几个类似这种电话。她和远林律师事务所联系了几次采访事宜，都被秘书小姐礼貌地拒绝了。李禾是个不服输的人，对安远林这个难以采访的对象，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采访到他。她放下电话，拿出一支红笔，在安远林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大圆圈，又重重地涂抹了几笔，才解气地笑了一下。

安远林。关门的时候，李禾在心里念叨了一句。

走出报社大楼，李禾站在台阶上，一眼就看见了刘雨的车，她裹紧了大衣，低头走了过去。刚打开车门，李禾就听见一个女人在身后娇滴滴地喊了一声：

“李禾。”

李禾略显诧异地回过头，她的大学同学于丽坐在一辆崭新的红色跑车里，从窗口探出了半个头，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小心翼翼地护着时髦的新发



型，冲她抛了一个媚眼。李禾惊喜地应了一声，来不及和刘雨说话，转身上于丽的车。

“于丽，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”

“我刚刚做完美容，知道你这个工作狂一定还在加班，过来等你一起吃晚饭。”

李禾笑着指了指刘雨的车。于丽回头看了刘雨一眼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刘雨看你的眼神一点都没有改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依旧情深意浓地等待你的芳心绽放。”

李禾听了于丽的话，没有吱声，嘴角有丝浅浅的笑意。于丽打开车门，走下车，拍了拍刘雨的车窗。刘雨看见她，慌忙从车里走了下来，绕到于丽身边，眼神却朝车里瞄了一眼，冲李禾灿烂地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每次见到李禾，刘雨都是这样的笑容。李禾不喜欢他，也不讨厌他。无论从外表到性格，刘雨都不是一个让人心生讨厌的男人。

“刘雨，晚上我请李禾吃饭，看在以前吃了你很多水果的分上，请你一起参加，给你一个和李禾亲密接触的机会。”

刘雨笑着点点头，很快又回过头，打量李禾的神情。于丽上了车，将车开到院门口，从后视镜里看见刘雨的车跟在后面，她摇头晃脑地撇了撇嘴。

“在如今这花花世界里，像这样痴情的男人，估计只剩下刘雨一个了。他可是一只难得的熊猫，李禾，我觉得你要把心放到地上来，才能看到他的可贵之处。别再去想那些惊天动地的爱情了，那都是小说家吃多了没事干，坐在家里臆想出来的海市蜃楼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情。”

李禾看着车窗外，没有说话。六年前，李大伟生病住院，刘雨是主治医生，在病房里遇到李禾，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就喜欢上了她。李禾当时读大学三年级，每天下了晚自习，女生宿舍门房总是有一束花或者一篮水果等着她。于丽和李禾住在同一间寝室，两年时间吃了刘雨很多水果，自然在李禾面前帮他说了不少好话。李禾始终很清淡，像一口平静的井，掀不起太多涟漪。

“我看你这个样子，就知道这些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。”

于丽娴熟地开着车，看了看李禾。李禾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说不出原因，我对他心里始终没有一种想要去爱的激情，但也不想拒绝他。这么多年，有他在身后默默关注，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”

窗外夜色迷茫，人流穿梭，影子落在地面的灯晕里，疏远而又迷离。

“甚至有时候，我心里还会涌起强烈的冲动，想要改变这种习惯。”

“李禾，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太理想化，生活又太现实。我一直认为刘雨

是你最合适的丈夫人选。长相英俊，年轻有为，前途光明，不像我……”

于丽咬了咬嘴唇，手指在方向盘上划动着。寝室里八个女孩，于丽是最早结婚的一个。大学毕业不到三个月，她就穿上婚纱，嫁给了朱江水。婚礼过去了四年，因为那是李禾第一次当伴娘，所以她对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。

“朱先生还好吗？”

李禾回忆着于丽的婚礼，礼貌地问了一句。这些年来，李禾和于丽虽然在同个城市，也只零星地见过几次面，每次都是因为同学结婚。昔日的同学聚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过去的事，于丽和李禾也没有单独的机会深谈。

“还行。”

于丽淡淡地回了一句，笑着把车停在餐馆门口。刘雨的车紧跟了过来。

三个人穿过喧哗拥挤的酒店大厅，在后堂找到了一个座位。刚刚落座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刘雨就给李禾倒了一杯热茶，顺手也给于丽倒了一杯。

“今天工作顺利吗？”

他温和地望着李禾，轻声问了一句。李禾点点头，取下缠绕在脖子上的毛线围巾，搭在了椅背上，突然想到了安远林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其实也不是很顺利，我想采访一名律师，已经被拒绝了很多次。你们都了解我这个人，做不成的事情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直到成功为止，所以明天还要继续打电话。”

她说完，紧抿着嘴，温婉地笑了笑，微微上翘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坚毅的倔强。

于丽脱下了红色羊绒外套，只穿了一件黑色的低胸毛衣，钻石项链紧贴着丰满的胸脯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刘雨坐在她的对面，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那一点光芒，慌忙收回了视线。

于丽端起茶杯，慵懒地扭了扭身子，抿了一口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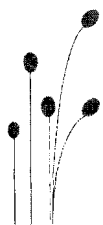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哪个律师这么有眼无珠，竟然拒绝我们江城最有名的美女记者采访，我保证他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
李禾握着茶杯，想到安远林的名字，笑着摇了摇头，手指在桌上来回地划动着。

“远林律师事务所的安远林。”

于丽愣了一下，放下茶杯，手指轻抚着额头，恍然大悟似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还以为是哪方神圣呢？原来是他。李禾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他是老朱公司的法律顾问，和老朱是好朋友，我今天回去和老朱说一声，保证你明天



一定能采访他。”

于丽的脸上有了两团红云，额上微微冒着汗，她有点激动。班上二十几个女生，于丽心里最佩服的人就是李禾。这种佩服当中自然也夹杂了几丝女人天生的妒意，现在能够轻而易举地帮李禾一个忙，她心里非常得意。她想要去掩饰这种感觉，眼神里却早已经流露出来了。

李禾没有想到，自己努力了一个多月的事情，经于丽这么一说，竟然如此简单。她心里的惆怅散去了，纤长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，高兴地笑了。

安远林。

她在心里又念了一遍这个熟悉的名字。

“安远林，我最近查阅了很多他的资料，他虽然在业界非常有名气，却很少接受新闻界的采访。这让我感觉很奇怪。往往事业做得好的人，都会充满一种狂妄的虚荣，他却是一个例外。除了几个大案，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吃饭的时候，李禾忍不住把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。于丽刚准备回答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，她笑着撇了撇嘴，站了起来，扭着细细的水蛇腰，走到门外。过了十分钟，又扭了回来，脸上泛着妩媚的红光。她拿起筷子，笑着吃了几口菜。想到李禾的问题，于丽皱了皱眉头。

“安远林这个人我也不是很了解。老朱很欣赏他，经常在我耳朵边提起，说他聪明能干，才华横溢，最重要的是天生具有海量。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：安大海。”

李禾回味着于丽的话，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原来只是个酒鬼，不采访也罢。”

她嘴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有了更大的好奇。一方面，她的人物专栏确实需要安远林这样有名又有好心的律师；另一方面，对于这个人物，从一开始，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。也许是因为他的拒绝。李禾工作的这几年，很多人都是主动打电话邀请她采访，还从来没有拒绝过她。安远林是第一个。

三个人吃过饭，于丽和李禾叙了一会儿陈年旧事。朱江水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于丽依然不想走，李禾只好拉着她走出了餐馆，催她先走。她又回过头看了看刘雨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笑了笑，径自朝停车场走去，刘雨紧跟着她。回家的路上，李禾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，心里思索着采访提纲。刘雨安静地开着车，偶尔转过脸，看看李禾。他看着她，感受着她的气息，心里很满足。刘雨对李禾没有太多要求，或许，他内心深处也明白李禾的感受。

水滴石穿。

很多次沮丧的时候，刘雨就会想到这句话。他对文学几乎不懂，这些年也没有读过一本小说，虽然爱屋及乌，因为李禾他去买了很多小说，但往往是刚刚翻开一页，就彻底合上了。

车子到了楼下，李禾回转身，看着刘雨，想和他说点什么，但脑袋里始终是一片茫然。面对他，她总是无语，这些年都是如此。她也有些不忍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，打开门。刚刚走下车，李苗突然从身后蹿了出来，她冲李禾笑了笑，转身趴在车窗上，歪着脑袋狡黠地看着刘雨。

“刘雨，我有一个同事，膝盖弯里长了一个囊肿，想要做手术，我向他郑重推荐了你这把名刀。”

李苗是李禾的双胞胎妹妹，姐妹俩长相非常相似，身高也差不多，乍一眼看过去，几乎没有差异，性格却是天壤之别。刘雨看着李禾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笑着点点头，发动了车子。

李苗站在原地，看着闪烁的车灯远去了，她才缓慢地转过身，亲密地挽住了李禾的胳膊。她刚从美发厅出来，把半个月前烫的大波浪剪掉了，又做了一个目前非常时髦的爆炸头，和清汤挂面般的李禾走在一起，肆意地张扬着如火般的热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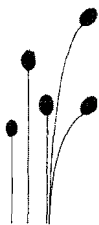
“姐姐，今天我卖掉了三套房子，下班以后去商场转了一圈，这是我对自己的奖励。”

她抬起手腕，伸到李禾眼前，晃了晃闪亮的白金手链。李禾对于金银首饰历来没有太多感觉，她知道李苗喜欢，笑着拍了拍李苗的手，打开了家门。李大伟端了一杯热茶，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见开门的声音，马上站了起来。

退休以后的生活，每天都很寂寞，只有当两个像花朵般的女儿走进家门时，他眼睛里才溢满了幸福的笑意。

妻子秦晓华的照片放在电视柜上，黑亮的眼睛注视着门边站着的三个人，薄薄的嘴唇微微撅着，似乎有很多话，却说不出。她留在李大伟和两个女儿心中的记忆，永远就是照片里的模样。生命对于她而言，二十八岁就是永恒。

如今，两个女儿也已经二十六岁了。李大伟想到秦晓华，轻叹了一口气，匆忙进了厨房，给女儿泡了一壶热茶。两姐妹靠在沙发上，热络地谈着话。她们说的事情，李大伟几乎都不懂，他和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似乎已经相距很远了。世界上其他的事情他都不在乎，只有眼前的两个女儿，从出生到今天，完全填满了他的整个生命。



秦晓华走后的二十四年光阴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李大伟走到秦晓华的照片前，近距离地看着她，想着过往的事情。那些往事，虽然随着过去的时光一起埋葬了，然而在他心里，依然是记忆深刻的，像沉在水底的版画，每一笔一划，都清晰地显现着。

## 二

第二天早上，李禾刚走进办公室，就接到了远林律师事务所的电话。秘书小姐邀请她前去事务所采访，态度和前几次大不相同，热情之中流露出诚恳。李禾笑着答应了，定好了下午采访的时间。她给于丽打了一个电话，于丽像猫一样打了好几个哈欠，懒洋洋地应着，赖在床上睡懒觉还不忘摆出一副熟谙江湖的大姐架势。

“李禾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是名记，我从没有出去工作，但对社会的了解我比你深刻得多。怪不得都说社会大学才是最出人才的地方，这世上，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网，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在网里。”

李禾也不和她辩驳，笑着道了谢，挂了电话，坐在电脑前开始写稿子。办公室里刚刚分来了几个实习生，整个上午都在李禾身边绕来绕去，询问各种问题。李禾是个耐心的人，心里虽然着急，脸上依然微笑着，耐心地指导着他们。直到错过了中饭，她才写完稿件，看了看时间，慌忙收拾好东西，装进手提包里。她刚准备起身，部门主任马槐山带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睁着一双浑浊的小眼睛，驼着背走到她身后。

“李禾，你最近关注一下省画院的一个青年油画家，他在法国的一个国际大赛中获得了金奖，你尽快去采访一下。”

李禾点点头，在工作日志上简单地记了几笔，又匆忙找到电话本，查到了省画院一位领导的电话。李禾曾经采访过他，很久没有联系了，她犹豫了片刻，拨通了电话。对方对李禾记忆犹新，热情地问候着，李禾礼貌地寒暄了几句，问到了获奖画家的名字和具体回来的日期。所有的问题安排妥当之后，她从抽屉里拿了一包饼干，匆忙跑下楼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远林律师事务所。

比约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到达律师事务所，李禾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迎了出来。还没等李禾自我介绍，女孩热情地伸出了手。

“你就是报社的李禾小姐吧？安律师正在会议室和当事人谈话，他已经交代好了，请你到他的办公室等他。”

李禾笑着点点头，飞速抹去嘴角的一丝饼干屑，跟在女孩身后，越过了几间办公室。女孩打开最后一扇门。

宽敞的办公室空无一人，靠窗摆着一张黑色的大写字台，浅蓝色的墙、深蓝色的地毯、白色的沙发和落地窗帘，一切布置简洁明快，流露出一凡的品位。李禾暗自打量着房间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等了几分钟，安远林还没有来，李禾内心深处的傲气涌上来，她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墙上的一幅油画吸引了她。

李禾走了过去。

画面很简单：深蓝色的天空，远处有一弯模糊的月亮，斜斜地挂在角落；一艘破旧的小船，停靠在海边，迎风荡漾。

刚刚瞥了一眼，李禾就喜欢上了这幅画。简洁的画面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力量，看画的时候，好像不是站在画前，而是站在这个海滩上，伴随着小船的晃荡，聆听海风在耳边的呼啸。

安远林走了进来，看见李禾的背影，他在门边站了一会儿。

“这幅画如何？”

浑厚的男中音，标准的普通话。李禾平时很难听到如此标准的普通话，她的思绪被打断了，慌乱地转过头。

中年男人精神飒爽地朝李禾走过来。隔了半米的距离，他停住了脚步，眼睛注视着李禾的眼睛。

“你好，我是安远林。”

安远林伸出手。李禾迎视着他的目光，她虽然对安远林充满好奇，却从来没有在心里想象过他的形象。这时候看见他，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肤色很深，不是一般的深，几乎可以用黝黑来形容了；一对剑眉，和炯炯有神的眼睛组合在一起，突出了整张脸的力度；他的嘴唇略薄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又流露出某种天真的意味。成熟的男人身上巧妙地添加了天真的气质，有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。李禾打量着他，看到他的嘴巴时，李禾在心里笑了起来。

她的嘴唇也是翘的。

李禾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很快又平静下来。她微笑着伸出手，轻描淡写地碰了碰安远林的手。

“我是李禾，很高兴今天终于能够采访到你。”

这句话里含着一丝隐约的埋怨。李禾虽然笑着，眼神却是冷淡的。她走到沙发前，安静地坐下了，用手扯了扯裙子。李禾打开采访本，抬头看着安远林。



李禾打量安远林的时候，安远林也在不露声色地打量着她。

她的身材修长柔美，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灵气，不时流露出高傲而又敏感的神情。她没有化妆，只在嘴唇上淡淡地涂了一层口红。

安远林有片刻的眩晕，眼前这个柔弱的小女子给了他一种强烈的震撼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门外传来模糊的电话铃声和说话声。李禾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一字，她刚准备开口提问，安远林笑着点燃了一根烟。

“李禾小姐，在你采访之前，我能不能先直观地表达一下我的意见。”

安远林虽然是询问的语气，神情却是肯定的。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，眼睛盯着李禾。

“我虽然是律师，经常在法庭上接受询问，进行辩论，却不习惯被采访，这是我拒绝你采访的原因。很抱歉，我不仅仅是拒绝你的采访，所有记者的采访我都拒绝。第一，我虽然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却不喜欢上媒体；第二，我不喜欢说冠冕堂皇的话；第三，我不喜欢接受他人的评价。”

安远林靠在椅背上，条理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。李禾明白他的意思。她看了他一会儿，把采访本放进包里，笑着站起来。

“谢谢你接受我的预约，也谢谢你如此直白地拒绝我。”

李禾背好包，走到门边上，她刚准备打开门，安远林在身后说了一句：

“你不是一个好记者。”

李禾回过头，静静地看着他，嫣然一笑。

“我相信，我和你绝对大部分地方不同，唯有这部分是相同的。我也只在乎自己的评价。”

安远林笑了两声。他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了一口水。

“面对难以采访的对象，你不争取，怎么称得上是一个好记者？”

李禾的手放在门把上，她微抿着嘴角，抬起清澈的眼睛，直视着安远林的目光。

“我虽然是记者，在任何场合提出问题是我的职责，却不习惯勉强与被勉强。这是我放弃采访你的唯一理由。”

李禾说完这句话，微笑着打开门，刚要走出去。安远林熄灭了烟，大步绕过办公桌走了过来。他站在她的身后，一股淡淡的栀子香味飘了过来，安远林有一丝眩晕，他扶着门框，低头望着李禾。距离如此近，李禾这才发现安远林个子很高，和他面对面站着，如果不抬头，李禾只能看到他的下巴。

他的下巴很好看，有一道圆润的弧度，坚毅里透着智慧。

“这幅画如何？”

他抬头看着墙上的画，轻声问了一句，嘴里有丝烟草香味。李禾往后退

了一步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很喜欢这幅画。”

安远林用手摸了摸画上的小船，随即转过头。

“其中的意味，你们这样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无法懂得。”

李禾没有反驳，也没有解释。她的视线从安远林的下巴上移，停留在他的眼睛上。他的眼睛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大的，无情的岁月，在眼睑处囤积着，眼圈已经小了，黑色的眼珠依旧充满了光亮。这两点光亮此时也正注视着李禾，饶有兴致地闪烁着。

“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这与采访无关。”

李禾淡然地望着安远林。安远林不明白她的意思，耸了耸肩膀，大度地点点头。

“请问您老今年高寿？”

“四十四岁。”

李禾笑着摇摇头，低头看着深蓝色的地毯，过了好半天，她才抬起头。

“像你这样的老头子，我们小姑娘自然无法懂得。”

安远林蹙起了眉头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低头望着李禾。她的皮肤白皙细腻，眼睛清亮，小巧的嘴唇，像一朵淡雅的红花，娇艳地盛开着。安远林深吸了一口气，进门看见李禾的背影，他心里的某根弦似乎被她的满头长发拨动了；看见她的脸，淡雅的笑、清脆的声音、会说话的眼睛，所有的一切完美地组合在一起，还有那淡淡的栀子花的味道。安远林心里充满了喜悦，他虽然不知道这份喜悦的原因，然而喜悦是清晰的。他想抓住这份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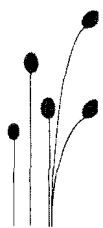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。我的心依然年轻，我的身体也依然年轻。”

李禾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和安远林抬了半天杠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安远林看着她的笑，眼神有些迷离，怔怔地望着她。李禾的笑慢慢退去了，脸颊上飞起了两团红云，耳朵也红了。她慌忙转过身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

安远林站在门边上，背靠在墙上，凉意弥漫着，手心里却渗出了细密的汗。

李禾钻进电梯，靠在冰冷的电梯门上，看着镜子里红润的脸，回味着安远林的眼神，微笑着，聆听着自己剧烈的心跳。

李禾第一次体会到慌乱的感觉。她喜欢这种感觉，却又充满了害怕。然而安远林黝黑的脸、燃烧着火焰的眼睛、朝上微翘的下巴和嘴唇，还有好听的男中音，就像空气一样，弥漫在她周围。她心神不宁地回到报社，坐在电脑前写稿子。安远林的一切幻化成一个个黑色的精灵，在屏幕上晃动，一下



一下地敲击着她的心。

李禾无法继续写下去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子，凛冽的北风吹进来，拂起了她的长发，李禾闭着眼睛，吸了一口气。马路对面的商场里传来热闹的音乐声，橱窗里挂满了圣诞老人的图像，金色的小彩灯闪烁着，在逐渐暗下去的黄昏里，演绎着迎接新年的喜庆气氛。

新年又要到了。

李禾关上窗，打开桌上的小台灯，手指敲打着键盘，手的影子落在凹凸不平的键盘上，凌乱地舞动。

李禾的心也很凌乱。短短一句话，她就敲错了好几个字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。李禾赌气关掉电脑，刚想站起来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李禾拿起听筒，职业化地应了一声。

“是小姑娘吗？”

李禾听见安远林的声音，呼吸屏住了，她没有说话。

“小姑娘，我知道是你。”

安远林肯定地说了一句，旋即笑了起来，他的笑声干净爽朗，充满了感染力。

“我是李禾。”

李禾故作镇静地应了一声。

“请问你是哪一位？”

安远林愣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他以为她会知道是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平静地，有些失落地回了一句：

“我是安远林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李禾礼貌地问候了一声，安远林学着她的语气，也回了一句。两个骄傲的人刻意保持着冷淡的距离，却都紧紧握着听筒。透过细细的电话线，李禾听到了安远林急促的呼吸，她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。

“小姑娘，请问你晚上有安排吗？”

安远林小声问了一句。李禾犹疑了一下，手指绕着电话线。

“对不起，我晚上有安排。”

“明天呢？”

“明天也有安排。”

“后天呢？”

“后天也有安排。”

安远林沉默了。李禾的耳朵紧紧贴着听筒，却再也听不到安远林的任何声息，她失落地转了一个身，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话突然断了。李禾拿着话筒，若有所失，心里涌上了一阵酸楚的失望。她放下听筒，关了桌上的小台灯，走出办公室。

安远林站在窗前，他手里拿着电话，眼睛疲惫地看着窗外深灰色的城市。楼下的马路上，汽车穿梭着，不时传来尖锐的鸣笛声，短促地鸣叫着。安远林没有想到电话突然断了，他以为是李禾挂断了电话。他心里暴涨的激情，随着电话的断线而断了。

安远林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热情。无论是和前妻马青莲的初恋，还是离婚后走马观花交往的女朋友，他都是被动的，慢慢预热，又慢慢冷却。然而对于李禾这个小姑娘，他迅速捕捉到了她的美丽和聪明，眼底深处的柔情。他还来不及准备，心就热了，像被烧红了的铁，熔化成柔软的水，泛着鲜艳的热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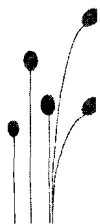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降温却是痛的。

安远林放下电话，离开办公室，开车前往江汉酒店。朱江水三天前就定好了时间，请他和杨易吃饭，他本来以为李禾会接受他的邀请，没想到李禾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。他给杨易打了一个电话。

杨易在法院工作，和安远林是幼儿园同学。四十年来，两人始终是最亲密的朋友。安远林说了自己到酒店的时间，放下电话，打开车里的音响，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两口。

他第一次体会到失落的滋味。离婚十五年，交往了无数个女朋友，他从来没有兴奋过，确切地说，都没有像今天这般兴奋。他曾经以为这一生不会为情所困，没想到心动就如暴风雨一般，毫无预兆地来临了。安远林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回味着李禾的一颦一笑。他心绪不宁地停好车，走进酒店，几个女人的视线追了过来。

从年轻到现在，安远林始终吸引着女人的视线，他得意于自己的魅力，并且对这份魅力充满了自信。他看了看那几个女人，嘴角有丝笑意，心里闪过虚荣的满足。但一想到李禾平静的声音，这丝虚荣就随风飘散了。他推开酒店包房的门，朱江水和杨易正坐在沙发上聊天，看见他，笑着站了起来。杨易个子和安远林差不多高，却比安远林瘦，站在安远林身边，像根细竹竿似的，给人一种被风一吹就会倒的感觉。朱江水年龄比他们两个人要大，前段时间刚过五十岁的生日。他个子矮小，脸颊瘦削，精神却很矍铄，杨易把这归功于他有个年轻妻子。朱江水前几年刚结婚的时候，每次带于丽出门，



都会骄傲地向每个人介绍：

“这是我老婆，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。”

安远林早就习惯了朱江水这一套世俗的虚荣。

“你的小娇妻呢？”

杨易开玩笑地问了一句。朱江水朝门外努努嘴。

“在外面打电话，马上进来。”

安远林独自在桌前坐下了，沉默地想着李禾。杨易看他满腹心事的样子，走到他身边，用胳膊肘推推他的肩膀，小声问了一句：

“安大律师遇有难事？”

安远林熄灭了烟，笑着摇摇头。他喝了一口水，把茶杯里剩下的水倒进烟灰缸，袅袅升起的一缕轻烟彻底地灭了。他转过脸，望着杨易。

“肖霞最近身体好吗？”

杨易摇了摇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焦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拍了拍安远林的肩膀。

高跟鞋敲打着地面，发出充满节奏感的声音，由远而近地过来了。安远林和杨易回过头，于丽穿了一条黄色的超短裙，手里拿着电话，气喘吁吁地走着。看见安远林，她袅娜地走到他跟前。

“安大律师，今天采访如何？”

安远林没有说话，笑着冲于丽摇摇头。

“李禾可是我们学校里的一枝名花。”

朱江水微笑着，看着于丽，满脸欣赏的神情。于丽没有看他，依旧靠在安远林身边，浓郁的香水味扑鼻而来，安远林打了一个喷嚏。

他想到了那抹淡淡的栀子花香。

“她很聪明。”

过了好半天，安远林才说了一句。于丽把玩着手机，哈哈大笑着。

“一个男人说一个女人聪明，暗意是评论她的外表不够美丽。”

安远林本来想解释，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扭头看着于丽。她的脸上涂满了各种色彩，灯光照耀下，有种摄人心魄的妖艳，却始终像一幅浅薄的画，看不到美的意境。

安远林端起桌上的酒杯，朝朱江水和杨易举了举，喝了一口。低下头，他仿佛看见李禾的脸，像一朵花似的印在酒里，轻轻摇曳。

安远林闭上眼睛，一口喝尽了杯中的酒。他像往常一样热闹地说着话，心里却很寂寞。他体会到了寂寞的滋味。

吃完饭，几个人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儿天，大家都有些累了。杨易惦记

独自在家的肖霞，提议回家。四个人走出酒店，安远林这才觉得有些微醉了，他在门边上站了一会儿，冷风一吹，人清醒了一些。他走到于丽身边，笑着问了一句：

“你那个聪明的名花同学，她婚了吗？”

于丽没有听明白安远林的意思，以为他喝醉了，她看着朱江水前去停车场的背影，伸手摸了摸安远林的脸。安远林一把撇开她猩红的手指，又问了一遍：

“她结婚了吗？”

于丽这才明白了，放下手，漫不经心地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咯咯笑着。

“还没有结婚，有一个男孩追了她六年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。李禾总是说她还没有找到想去爱的感觉。”

“爱的感觉……”

安远林笑着在原地转了一个圈。杨易在身后扶住他的背，等到朱江水和于丽驾车离开之后，他开车送安远林回家，把车停在车库。杨易扭头看着安远林，笑着问了一句：

“李禾是谁？”

安远林闭了闭眼睛，呼了一口气，用双手捂住嘴，小声说了一句：

“一朵栀子花。”

杨易笑着摇摇头。

“远林，你当律师这么多年，看遍了世间的黑暗与丑陋，内在的灵魂却丝毫没有改变，还是那么理想主义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”

安远林点点头。他知道杨易了解他。

“杨易，你也没有改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了解我，理解我。”

杨易扶了扶眼镜，把手放进风衣口袋里，苦笑着摇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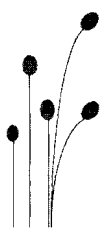
“恐怕我已经变了。”

安远林在心里思索着杨易的话。杨易没等他回答，打开车门，走下车，回头说了一句：

“我要回去了，肖霞今天有些发烧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
他没等安远林下车，匆忙朝院门外走去。安远林看着他细长的影子消失在院门口，才从车里钻了出来，打开楼下的铁门。楼道里一片黑暗，安远林回想着栀子花的香味，走到自家门口。对面的铁门里传来尖锐的吵闹声，男人的咆哮淹没在女人的哭泣里。安远林摇了摇头，打开门走了进去。

房间里一片黑暗。他没有开灯，沿着铁门滑了下去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。



清冷的月光，透过白色的窗纱，落在地板上；窗外树的影子，映在玻璃上。安远林的眼前又浮现出李禾的身影，她亮丽的眼睛、嘴角的微笑、脸上的红云。她停留在他的记忆里，却是鲜活的，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着。

安远林慢慢站了起来，穿越了窗前的光影，打开了灯。

### 三

同事在李苗的怂恿下，迅速住进了刘雨的医院。每天早上，李苗都会准时出现在刘雨的办公室门口，和他说几句话以后才去病房探望同事。其实李苗和同事的关系一般，平常也没有太多来往。她需要这样一个理由，近距离看到刘雨。

李苗相信一见钟情。第一天见到刘雨，看见他爽朗的笑容，她就喜欢上了他。然而，刘雨的眼里只有李禾。很多时候，李苗打量着她的姐姐，她不明白，李禾和她，姐妹俩如此相像，却又距离遥远。她们是亲密的姐妹，在李苗心里，也是看不见战火的敌人。

刘雨走进病房，李苗看见他，笑着站了起来。刘雨没有看她，细致地给病人做了检查，走到门边上，他停了一下，回过头，看着李苗，笑着问了一句：

“李苗，李禾最近好像很忙，我给她打了三天电话，都没有见到她。”

李苗眼底深处转动着酸涩，嘴角依然嬉笑着，点了点头。

“最近几个晚上，她几乎每天都快到十二点钟才回家。每次她回来，我已经睡了，早上我起床的时候，她又上班去了。她是个工作狂人。”

刘雨看着李苗，礼貌地笑了笑。李苗拿起手提包，跟了出去。

“我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。”

她小声说了一句。刘雨翻了翻手里的病历本。

“她在加班写稿子，这两天头版都有她的报道。”

李苗没有说话，跟在刘雨身边，走到医院门口，她用手拢了拢蓬松的短发。

“刘雨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姐姐？”

她突然转过身，扬着眉毛，傻乎乎地笑着。刘雨的大眼睛眨了眨，咧嘴一笑，整齐白净的牙齿露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？我还没有想过，就是喜欢她，想和她在一起。”

李苗甩了甩手里的小提包，看着瓷砖地板上的影子，笑着嘟了嘟嘴。